

田园理想在这儿绽放

杨亚伟

久居喧嚣都市，终日穿梭于车水马龙、人潮熙攘之中，被俗世琐事层层牵绊的心境，总盼着寻一方清宁角落，安放半刻闲情。

徐州城东的徐庄镇，藏着一处绝佳田园秘境，便是清雅悠然的正本农场。周末晨光正好，我与老友相约驱车奔赴此地。一踏入农场，500多亩沃野豁然铺展眼前，规整的有机大棚次第排列，连片花海随风摇曳，满眼皆是清婉盎然的生机，抬脚便恍若步入隔绝尘嚣的桃源佳境，风物悠然入心，瞬间抚平尘世浮躁，让身心都沉静下来。

步入农场深处，花海一路绵延至视野尽头。虞美人开得热烈烂漫，二月兰铺就一片沉静紫雾，芍药花开正盛，木香花垂落似花瀑，花菱草色彩斑斓……繁花交织，汇成层层翻涌的花浪。清风拂过，馥郁清香漫溢四野，正应了白居易笔下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的春日意趣。彩色观光小火车缓缓穿行于花海间，载着满车厢的欢声笑语，驶向田园深处，也载着我们重回心底最柔软、最无忧的童年时光。同行老友轻声慨叹，眼前这般景致，恰似陶渊明笔下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”的理想桃源。

农场工作人员小张热情迎过来，指着连片花海笑着介绍：“这片花海可不单是怡人景致，花草既能涵养水土、诱引益虫，还可天然减少农药施用，与有机种植相辅相成，走的是顺应自然、生态循环的发展路子。”我们恍然明白，眼前这无边盛景，不光是赏心悦目的风光，更是饱含现代农业巧思的生态答卷。

循着花香缓步前行，有机种植区里，藏着土地最本真的馈赠。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，高架种植的红颜草莓缀满藤蔓，浓绿枝叶间衬着颗颗饱满红润的果实，鲜亮诱人。小张笑着说，这里的果蔬全程施用羊粪

发酵的天然有机肥，灌溉用的都是深度净化的地下水，“摘下来可直接入口，清甜纯粹，没有半分杂味。”我轻轻摘下一颗品尝，清甜汁水瞬间在唇齿间爆开，无涩无腻，满是阳光浸润、土地滋养的纯粹本味。

小张告诉我们，农场里的草莓、葡萄等鲜果，水稻、蔬菜等作物，全程遵循绿色有机标准种植，生长过程可查可溯，不催熟、不添加、不违逆天时，让每一份收获都带着土地最赤诚的诚意。这不由让人心生感慨：农事自有其道，顺应天时、契合地利，守初心、循自然，便是有机农业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道理。

沿着木栈道步入稻田深处，脚下木板轻响，像是与大地轻声对话。稻田里水清见底，细碎的蝌蚪自在游弋，偶尔有白鹭从田埂间翩然飞起，翅膀轻掠水面，漾开一圈圈涟漪。小张指着远处的风车说：“那是天然灌溉设施，这里的水稻，从播种到收割全程不施农药，全靠物理防虫、生物制衡，护着水土的本真。”他蹲下身，捧起一把黑润的泥土，凑到鼻尖轻嗅，湿润的土香裹着新翻田垄的气息，清朴又鲜活。此刻，《诗经》里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”的诗句蓦然浮上心头，3000年前的先民，想必也是这样踩着田埂，看着禾苗沐风生长吧？

午后阳光愈发温煦，我们行至研学基地，只见一群孩童正跟着老师扎稻草人。他们用稻草扎起骨架，为稻草人穿衣戴帽、描画笑脸，神情认真又欢喜。带队老师说，这里的研学课程，全是扎根泥土的实践课，就是让孩子们真切懂得，粮食不是从超市货架上得来的，而是从土地里、从耕耘的汗水里，一点点生长出来的。这份理念，与孟子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”的古老智慧不谋而合，古人敬畏土地、顺应自然的道理，在这片田园里，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着。

不用多说

孙培棠

天还没亮，手机屏幕亮了。是老友发来的一张照片：他家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开了，橘红色的花朵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精神。没有多余的话，只发来一个笑脸，我也回了一个笑脸。就这样，我们完成了一次对话。谁也没觉得敷衍，反而觉得这样的默契刚刚好。

真正的朋友，不是那种每天都要聊天的人，而是那种即使很久不联系，一开口依然能接上话茬的人。就像小时候上学的那条路，哪怕多年不走，再踏上时，每一块石板的凹凸都还记得你的脚步。

前年，我儿子投资失败，我一个人坐在云龙湖边的长椅上发呆。老友不知怎地找了过来，什么也没说，就在旁边坐下，递过来一张银行卡。“这是我的养老钱，不多，就56万元，你让儿子先救急！”他又拿出啤酒，我们就那样坐着，看湖水浪花漫卷，看晚霞一点点消失。直到瓶子空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走吧，吃碗面去。”那碗面是什么味道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那个傍晚的温度，至今还在心里暖着。

老友的钱我没拿，谁知他竟然哭了。他说：“我儿子4岁那年患急性阑尾炎，急需3000元手术费。我是外地人，又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没有积蓄，这笔钱在我们家就是天文数字。你却跑了四家亲戚、两位朋友，还掏空了所有积蓄，才凑足这笔救命钱。这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今天你儿子遇到事情，我帮一把，岂不是应该的！”

友情的可贵，恰恰在于这种“不用多说”的懂得。就像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，它不说话，但夏天总为你撑起一片阴凉，冬天替你挡住些寒风。你不需要每天去感谢它，但你知道，它一直在那里。

这些年，微信里的群越来越多，好友列表越来越长，可真正能说心里话的，还是那么几个。有时候深夜翻看通讯录，想找个人聊聊，翻来翻去，最后还是拨通了那个最熟悉的号码。电话那头，声音带着睡

意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，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“神经病。”然后两个人都笑了。这样的对话，足够温暖一个失眠的夜晚。

前几天整理旧物，翻出一叠泛黄的信纸。那是在外求学时和好友的通信，信里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：食堂的饭菜涨价了，图书馆的座位越来越难占，周末看了一场不错的电影……现在读来，字里行间都是青春的味道。那时候没有微信，一封信要走好几天，可等待的过程也是甜的。收到信的那天，一定会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慢慢地看，一遍不够，还要再看一遍。

如今通讯便捷了，我们少了那种期待，但友情并没有因此变淡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它变成了朋友圈里随手点的一个赞，变成了节假日时一句简单的问候，变成了偶尔分享的一首歌、一篇文章。话不在多，入心即暖。

前几天，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来徐州出差，约着一起吃了顿饭。他还是老样子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席间聊起各自生活，聊起这些年遇到的人和事，有开心的，也有不如意的。没有客套，没有寒暄，就像昨天才刚刚分开一样。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：“保重啊。”我说：“你也保重。”这样的告别我们已经说过无数次，每一次都是真心实意的。

情谊这个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以为友情需要轰轰烈烈，需要两肋插刀。后来才懂，真正的友情，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有人默默站在你身后；是在你得意时，有人真心为你高兴；是在你失意时，有人愿意听你发牢骚。

这情谊无价，这友情永存。夜深了，又收到老友的信息：“早点睡，别熬夜。”简简单单几个字，却让心里一暖。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便放下了手机。

窗外月色很好，我想，此刻在城市的另一端，大概也有人看着同一轮月亮吧。这就够了。

无忆之年

华玉琳

我十岁前，没有记忆。不是忘了，是从未拥有过。那些年，是别人替我记住的。

外婆家的土炕，冬夜结霜，脚趾冻得发紫，裂口渗血，像干涸的田垄。母亲说，我整夜蜷在灶角，不哭不闹，只把脚往草灰里埋。草灰能遮住溃烂的皮肉，那是我唯一的药；推磨时，我够不着磨杆，得踮脚，用肩膀顶着木杠转圈。大人们说，我三岁才学会说话，四岁才开口第一句是：“磨停停。”

外婆说，我小时候一到天黑就缩墙根，像只被雨淋透的小猫。那时，我体弱多病，吃过许多偏方：爬墙虎熬汤，蝎子烤糊了碾粉，猪大油炸透了拌饭，晒干研末当药引——不知吃了多少，才活到七岁。

我从没上过幼儿园，七八岁时我才被接回本家。九岁那年，我走进生产大队里的小学。教室是红砖垒的，三面墙、漏风。课桌是木头的、缺腿，用砖头垫着。

我坐第一排，老师点名，我站起来。没人喊我名字，他们叫我：“那个从外婆家回来的。”奇怪的是，从一年级起我就当了班长。不是因为成绩好，是没人敢跟我抢。我沉默、不争、不闹，扫地、收本子、发铅笔，做得比谁都利落。老师说：“这孩子，懂事得让人心疼。”

我低头，不答。我连自己几岁了，都记不清，又怎知“懂事”是何物？

如今，我已过甲子之年，六十有七。那些年，我从未亲历。它们像别人讲的童话，藏在饭后闲谈里，藏在母亲缝补时的叹息中，藏在父亲抽完旱烟后，望向远方的沉默里。

我问过母亲：“我小时候，哭过吗？”她愣了半晌，说：“你从不哭。你连哭，都忘了。”

我十岁前，没有记忆。可我活着。活在推磨的吱呀里，活在灶火的烟熏里，活在冻疮裂开的血痕里，活在别人替我记住的，每一个清晨与黄昏。

我未曾拥有童年，但童年就住在我的骨头里。